

明文在

一
函
十
冊
函

明文在卷三十九目錄

書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答鄭仲辯書

方孝孺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明文在卷三十九

常熟薛熙纂
嘉定張雲章訂

書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勅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

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沒不得返葬於里

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忤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尙無怨尤

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亾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卒一言之

答鄭仲辯書

方孝孺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竊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眾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耶苟以佛氏之倫理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

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眾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眾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旣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邀福而反致禍亦可

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
世俗徼福者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騁於
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
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
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
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
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
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
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
乎苦閭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
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夕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
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者而求之
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此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
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

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辨非好辨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傍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有以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

謂尙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士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感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

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挾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爲足下悼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明文在卷四十目錄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武川本常書

卷四十四終

明文在卷四十

常熟薛熙纂

太倉陳邀訂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臥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
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
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
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
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何如哉頃者候
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
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
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頃僕
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

若獨流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尙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
白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
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斤不復以其中朝之士
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爲援以子思
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疎而置之理固然耳
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
其所敘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歆歔而流涕者退之
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
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
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
然而子厚以彼之才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鳬唼蒲
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
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
子厚寧飲瘴於鉅鉞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

章與推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他所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逮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炯然其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人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